

大雪的挽留

王族 著



在新疆丛书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NLIC2970818396

謝維(910)目錄五在圖

大書館印入，普通生，一，木會，不美，出建

11.11.02

(計息調發)

1281 978-7-2169-1012-2

大... ①王... ②王... ③王... ④王... ⑤王... ⑥王... ⑦王... ⑧王... ⑨王... ⑩王...

本圖計重CIP數據(2011)第130258號

大雪的挽留

王族
著



NLIC297081839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雪的挽留 / 王族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
2011.11

(在新疆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1919-5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0258 号

在新疆丛书

书 名	大雪的挽留
著 者	王 族
选题策划	于文胜
责任编辑	严国仁
插 图	谷 雨 王 瑄
封面设计	党 红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	1/32
印 张	6.5	
字 数	90 千字	
版 次	2012 年 1 月第 1 版	
印 次	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1919-5	
定 价	16.00 元	

牧场把牛羊带向远方

等到大雪飘飞时

身后的冬窝子远远把你眺望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易经雷火：三卷

卷三：大雪飘飘

100 /对一场雪的细致叙述

107 /雪崩之美

115 /谶言

124 /死亡背后

131 /路

150 /有关雪鸡的故事

154 /大雪飘飘

卷四：雪海孤岛

162 /远望爱情

170 /兔子和青羊

178 /哈熊沟历险

190 /四封电报

遥远的部落 I

最初听得模模糊糊，带话的人只是无关紧要地说了一句，阿勒泰有人找你哩，你给回个电话。

当时随手在本子上记了电话号码，但过后因为忙碌便彻底忘了，直到有一天，那位带话的朋友又打来电话，语气已由原来的无关紧要变得十分着急：怎么啦你，上次把话带给你了，你怎么没反应？他的语气使我警觉起来，一问之下才知道是索伦格在找我。我的心马上收紧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生活忙碌，世事多变，我已变得像河水中随波起落的叶片，但尽管如此，我也不应该忘了这位老大哥。

几年前，我去阿勒泰写书，在白哈巴村见到了图瓦人索伦格，他很快就解决了我不懂哈语和蒙语的难题。因为他与边防接触频繁，他的事被我写进了《守望阿尔泰》那

本书中。我当时间接听说了一些图瓦人的故事，一激动就说自己要把图瓦人写成一本书，并请索伦格帮我琢磨琢磨白哈巴村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和人。与他就那样只相处了一下午，但却很高兴。我要喊他大叔，他执意让我叫他老大哥，一番推让，最后我被感动，便应了他。之后便去忙别的，把请索伦格“琢磨琢磨”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但没有料到他居然发动全白哈巴村人“把自己的事情好好琢磨一下，等着人家来了，好好说一下”，他人长得高大，嗓门也粗，想必他在村中这么一吆喝，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亲自动手写下了图瓦人的历史和一些人物的故事，“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”等着我去拿。但我却一两年都没有想起他。带话的朋友在电话里训我，我无言以对。他说，你不长脑子吗？你这个事情，咋说哩，打个比方吧——你骑马走到人跟前，突然对着人家下马，人家见你真诚，必然也同样对待你，但你，你说你没事情下马干啥？在人跟前是随便可以下马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比喻，于我真是如同当头一棒！上马下马，在他们的感情里，有着如此重的生命情义，至此，我才犹如大梦初醒。

简单备好行装，我准备去白哈巴。出门时，想了想，我没有给带话的朋友打电话。不必告诉索伦格和白哈巴村的人们我要过去，我想体验惊喜和更多的意外。除了索伦格外，有许多发生在白哈巴村的“优美的事件”一直围裹着

我,我将这些事件归结成“神遇”。几年前来村子里时,碰到一位老人在训一个年轻人:“你怎么能忘记死亡呢?我们在大地上活上一生,容易树立起活着的尊严,但却很难树立起死亡的尊严。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死亡。生是一个人的大事情,死也一样,也是一个人的大事情。我早已准备好了裹尸布,我要让我的死从容一些。”后来,我知道村里有好多人早早地备好了裹尸布,等待着死亡到来的那一天。因为对死亡有了这种态度,他们在生活中变得无比从容,似乎一生中再没有什么事可以为难他们。

这样的“神遇”很多,比如一匹马的故事。那匹马是优秀的种马。它肢体健壮,奔跑速度很快,且颇能领会人的心意,常常使骑它的人能够享受到难得的快乐。它有与别的种马不同的高贵意志和精神,凡是它看不上的母马,绝不与其交配。这是对优良品种的自我维护,也是一种对高贵品质的坚守,人们因而对它更加珍爱,从不违背它的意愿。但时间长了,它的高贵意志和精神还是受到了侵害。一次,有人用黑布将它的眼睛蒙住,让发情的母马去舔它,诱惑它与母马结合了。完毕后扯去黑布,它一看眼前的事实,悲伤地嘶鸣一声,从悬崖上一跃而下,摔死在了谷底。

再比如一个人,在白哈巴村背后的松林里与十几只狼相遇。他知道不能与狼对峙,不然狼就会利用对峙的这段

时间选好进攻的方向；狼一般都会借地势进攻，一旦选好地势，人很难应付。所以，他在狼开始注视自己的时候便马上举刀冲向狼猛砍，一只灰狼被砍中前腿倒了下去，他瞅准它的心窝一刀刺去，这时就听得旁边的一只狼发出一声怪叫，扑过来趴在了那只灰狼身上，他刺中了扑过来的那只狼，它居然纹丝不动。又一刀下去刺个正着，这时那只灰狼爬起，向林子深处蹿去，挨了两刀的那只狼挣扎着爬起来，尾随灰狼而去，并仍发出怪异的叫声。他举着刀愣怔许久后才转身离去。他想，挨了两刀的那只狼，要么是那只灰狼的母亲，要么就是那只灰狼的情人。

.....

如此这般，带着不可抑制的渴意前去，离开时，我将体会多少意外的幸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内心将充满怎样的答谢之意？

屋旁边的松树尽管只有三三两两的数量，但都高大笔直。树就是这样，长在森林里并不一定能长多么大，而长在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却可以长得很高很粗，通常人们见到的大树和古树，皆在村庄一类的地方。这便说明一个道理，一棵树被种在村庄里，便像村里的一个人一样，有了属于它的一块生存之地，时间长了，它就是村庄的一部分。人们需要树在村庄里的存在，事实上，在村庄这样一种生存环境里，树往往就是人的另一种生存需求。方方正正的木板小屋和笔直的松树显得很和谐，似乎表明了地处阿尔泰深处的白哈巴村在生存意义上的一种统一，也显示着一种质朴和原始的美。村中还长有白桦树，一棵一棵散布在松树中间。因为枝干雪白，便很显眼，再加上蓬勃的树冠，似一把把大伞。小时候看电影，为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着迷，实际上，阿尔泰的气候和俄罗斯差不多，在白哈巴村的背后就是中俄边境上的友谊峰，西伯利亚的风从友谊峰吹过来，随着地域的降低骤然变暖，便孕育出了这浓密的山林。树是有灵性的，不光会择地而生，还慢慢地与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，而且还会有一些惊人的现象。比如甘肃会宁县的杨树就是一例，红军在会宁会师时栽下了那些树，后来红军离去，它们的叶子居然都长成了五角星状。白哈巴村的这些白桦树也颇引人注目，刚觉得它们一个个具有女性之态，便又发现了让人惊奇的景象。原来，在每一棵松树后面都长有一棵白桦，如果说，高大笔直的松树是男人的话，那么

跟在它身后的白桦树就是热爱它们的女人，一对又一对，它们组成了爱的森林。

任何村庄的形状都是由房子的分布形成的，白哈巴村也不例外。自上而下，白哈巴村是一个长条状，由于木头小屋方方正正，所以整个村庄看上去也显得有棱有角。一条从村中延伸而出的小路，向村子四周的松林延伸进去，但一进入松林便了无痕迹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的山脉像是一双大手，将这个村庄呵护在掌心……

村中有人骑马，在路上快速奔驰。村子不大，一家到另一家原本不费事，但或许由于长久的骑马习惯，他们仍把马打得飞快。马呢，大概也喜欢这样奔跑，飞快驰向另一家人，但由于路途太短，往往只是倏忽一闪便又停住，人从马上下来，进了房子许久不出来，留着马在外面低着头啃地上的草。

寂静、安详的白哈巴村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山脊上坐这么长时间，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村子一样，将它久久端详。要离去时，忽然想起海子《答复》中的诗句：

麦地

别人看见你

觉得你温暖,美丽

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

被你灼伤

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

麦地

神秘的质问者啊

以前我来过白哈巴村两次,是诗中的那样一些“别人”,只是“觉得你温暖,美丽”。这么几年过去了,这个村庄依然如故,而我的心却已经历了风风雨雨,我感到自己被“灼伤”的“痛苦”。所以,我今天的这种缓慢和犹豫,实际上是站在“质问的中心”。

“神秘的质问”,是在今天,还是更久的以后?似是天意,我正要离去,突然看见从林子里冲出三头牛,向村子快速跑来。它们越过小河、草地、沿栅栏向村中跑去。没有谁在它们后面追赶,但它们越跑越快,而且越是接近村庄,它们的速度越是加快。跑到自家圈门口,它们头一低,便钻了进去。归圈的时候到了,它们便奔跑着返回。

从它们身上,我看出了什么是家的温暖吸引。

宁静中的激情 I

正是白哈巴村“打马草”(新疆人对割马草的专称)的时候,在村子里碰到来来去去的人,他们将扇镰(打马草专用)横于马背向村外走去。有一些手快或出工早的人已将马草打好,正在用马车往回拉。高高的马车左右摇晃,他们却不走快,只是任由马车摇晃,一幅收获喜悦的样子。马草是家畜们过冬的必备物,每年的七八月间就要将马草打足,不然,家畜们就难以过冬。

索伦格也是打马草队伍中忙碌的一员。远远地,我向他招呼一声,他停住手中的活一愣,便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家的马草已经拉得差不多了,在房前的草架子上垒成了一座小山。也许是他垒草的功夫好,所以他站在草堆上面,用木叉来回平拨着草,不一会儿草堆便变得方方正正。他要下来招呼我,便让一个年轻人上去,他指导着年轻人干利索

了才离开。

“走，房子里去。”他嘿嘿笑着，双手拍着身上的草屑。他的家依然如故，大门上用毛笔写上去的“兰（蓝）色的故乡”几个字虽略有褪色，但仍引人注目。插在院子里的那柄长矛新换了矛柄，是一根新木棍，有2米长。印象中几年前的矛柄有3米多的样子，但较细。矛仍然很锋利，矛穗是一丛红麻，有微风吹过，便飘动起来。

进了屋，我说起此次的来意。索伦格没等我说完，就说，我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，我早有准备。他告诉我，白哈巴村居住着哈萨克和蒙古两个民族，而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个支系。村里人均以牧业为主。每年10月开始下雪，从第一场雪开始，将会一直延续到来年5月，是真正的“一年一场雪，从冬下到春”。下雪以后，牛羊归圈，用马草喂养。白哈巴村的人生活很简单，4、5月份积雪消融，他们就开始挖“冬虫夏草”。这是一种奇特的生物，冬天时呈虫子状，夏天时变成草，有枝有叶，故称为“冬虫夏草”。从6月份开始，人们给草场浇水、种大麦。由于受气候影响，这里只能种大麦，亩产在80公斤左右，主要用于做马料。白哈巴村的人主要吃牛羊肉，喝奶茶，常吃面食。一到7月，草场的草已经长好，就开始打马草了。这是图瓦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劳作，一般历时一个半月。9、10月份，山上的松树上